

铁血江湖系列

御用杀手

台湾·古龙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故事梗概

一个妓女无意中知道了一个秘密，侠客秦步歌却是这个妓女的好朋友，在他知道这个秘密同时，一场大屠杀亦已展开，秦步歌浴血千里，结果亦难逃一死，在他临死之前幸而成功将消息送到万花山庄。庄主常护花义薄云天，秦步歌又是他的生死之交，当然不会不管，这一管万花山庄随即被夷为平地，常护花亦九死一生，“玉骨销魂”龙飞率领另一批杀手亦投入这次事件中，常护花也由此一变而成为大内杀手，受命于龙飞，效力于当今天子，承德订定三个月的特殊训练，使他的武功更进一步活用各种兵器，暗器。

目 录

- 一、 一 斂 飄 香
- 二、 俠 客
- 三、 惡 僧 无 情
- 四、 八 駿 飞 车
- 五、 抱 一
- 六、 玉 骨 銷 魂
- 七、 征 途
- 八、 白 云 观
- 九、 寒 梅
- 十、 血 战

一 一剑飘香

夜已深。

明月在东天，雾方浓，高岗上那株松树在雾气月光之中，仿佛就方从天外飞来，又随时都会飞去一般。

人也是，那个人盘膝坐在松树下，亦披着月光，一身白衣以至整个身子都迷迷蒙蒙，看来甚至比那株松树还要虚幻，简直就像是雾气凝成，风一吹，便会万缕千丝般飞散。

高岗上风急，吹起了那个人的衣袖头发，却没有将他吹成千丝万缕。

白衣如雪，黑发缎子般披下来，并没有束起来，潇洒飘逸，可是那张脸，却是给人非常真实的感觉。

那简直就用刀以石刻出来，眉毛疏硬，眼睛尖长，鼻子挺直，嘴唇一线，每一分每一寸都是那么鲜明，那么

尖锐。

他看来还很年轻，神态却像是高峰上千年未化的冰雪，森冷而无情。

在他的面前放着一个小小的紫金鼎，烧着檀香，淡淡的檀香气味。远飘岗外。

紫金鼎上横着一支剑，以檀木为鞘，剑却在鞘内，看不到是否也以檀木削成。

月圆雾浓，人看来更显得孤独。

× × ×

雾更浓，整座高岗仿佛已飘浮起来。

白衣人若无其事，垂目如故，一些反应也没有。

急风攸的吹来了衣袂声，雾陡开，两白衣童子飞也似往岗上掠来。

他们年纪相若，相貌亦有些相似，装束完全一样，左面的一个，手捧着一个锦盒。

白衣人还是毫无反应。

那两个白衣童子一直掠到白衣人面前，才停下脚步，欠身齐呼：“公子——”

“事情怎样了？”白衣人终于睁开眼睛，目光与语声同样冰冷。

“很顺利。”左面的白衣童子跪下，双手将锦盒奉上。

白衣人却一拂袖，一声“好！”接问“水仙是否仍然在百花院。”

右面白衣童子点头，应声道：“走不了。”

“很好——”白衣人探手一掠风吹散了的头发，随即站起身子。

他坐着倒不觉得，这下站起来，才知道比一般人高出很多。

右面白衣童子接将紫金鼎上那支剑捧起来，左面那个童子锦盒往腰带一挂，亦腾出双手，抱起那个紫金鼎。

白衣人也就在檀香氤氲中，两个白衣童子左右侍奉下，离开了这座高岗。

× × ×

夜更深。

百花院笙歌已绝，大部份的院落仍灯火辉煌，却一片静寂，一声嘻笑也没有。

在一间青楼来说，这个时候这样的静寂，实在是一件很反常的事情。

更鼓声突响。

三更三点，鼓声才落下，那些房间的门户就一齐无声的打开，现身出来的，是一个个黑巾蒙面手执长刀的黑衣人。

刀锋上血迹未干，在他们出来的房间内，已一个活人也没有，都是一刀致命。

他们毫无疑问，都是杀人的好手，每一个都能够把握住那刹那，在对方呼叫之前，将刀送入对方的咽喉。

由进入到行动结束，他们只有半个时辰，以半个时辰来观察刺杀的对象，作出决定的一击，实在不算多，但对付的是没有武功的对手，却应该足够有余。

对于百花院的环境他们显然都十分清楚，一现身，立即向当中那座小楼掠去，在极短的时间将那座小楼包围起来。

他们却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，只是包围在外。

空气中不知何时多了一股淡淡的檀香味，步履声响处，两个白衣童子一个捧剑，一个捧鼎走了进来。

然后就是那个白衣人。

檀香入鼻，那些黑衣人的目光都紧张起来，屏息静气，望也不敢望那个白衣人一眼。

那个白衣人的身份毫无疑问是远在他们之上，他踏

着花径走来，走得并不快，从那些黑衣人当中走过，在那座小楼之前三丈停下。

一个黑衣人立时从旁边花丛中转出，一欠身：“公子，只剩下这座小楼。”

“水仙在么？”

“秦步歌也在。”黑衣人恭恭敬敬回答。

“哦？”白衣人目光一寒：“怎么看不见。”

黑衣人会意，一颌首倒退了一步，霍地一挥手，那些黑衣人纷纷从隐蔽处现身出来，一扬手，“飕飕飕”破空声响，飞出了一条条相连着链子的铁钩。

那些铁钩曳着链子毒蛇般飞舞在半空，落下，“笃笃笃”地钉钩在门窗之上。

发号施令的那个黑衣人接一声暴喝：“拉！”百十条链钩应声被拉得笔直，那些黑衣人随即手抓链子，倒飞了出去。

木碎声立响，那座小楼的所有门窗，只要是木造的全都给拉得一块块飞起来，眨眼间，只剩下几条支柱，楼中的一切都毕露无遗。

一切的陈设毫无疑问都花过一番心思，也非常整齐，流苏帐高挂紫金钩，枕被未乱，作为一个青楼红人的房间，又是有客的时间，亦未尝不是一件反常的事情。

这个百花院的红人水仙现在就畏缩在秦步歌的怀中，一身衣衫虽未乱，心情已显然有如乱草，面色苍白，

一双眼充满了恐惧。

秦步歌的心情亦乱草一样，可是他的身子仍挺得笔直，一双手亦始终那么稳定，左手紧搂着水仙，右手握在一只酒杯上。杯中满载着美酒，放在这边那张雕螭桌子上。

秦步歌今夜本是一心寻欢作乐到来，却连这第一杯的酒也没有喝下。

只因为他才坐下，水仙便告诉他那件事。

一件既秘密，又可怕的事。

他知道水仙还不太懂说谎，那种谎话也绝不是水仙这种人能够编出来。

若那真的是谎话，反而就简单得多，最低限度他可以一笑置之，现在他却是连笑也笑不出来。

他当然知道事态严重，所以他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即带水仙离开，可惜他生出这个念头，就发觉已经太晚。

楼外的那份静寂，是一个因素，三更三点的鼓响也是，到檀香味入鼻，他更就连一个字也都不想说了。

他只是站起身，伸手搂住了水仙，冷冷的静看周围门窗木壁一一飞开。

水仙看见秦步歌站起来，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看见第一块木板飞脱，才知道危机迫近，似受惊的兔子一样缩入秦步歌的怀中。

秦步歌是她所有客人中最喜欢也是最信任的一个，

AE 3月12日 自-0000 96
300130 371
铁血江湖系列

所以今夜她才会将秦步歌请来。

她看过秦步歌铁拳开碑裂石，一柄长刀挥舞起来，水泼不透，在她心目中绝没有秦步歌解决不来的事情。

她却是第一次看见秦步歌这样紧张。

× × ×

酒已冷，秦步歌的目光更冷，仿佛已冰凝。

周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两人的身上，没有人动手，也没有人作声。

夜风吹透，灯光摇曳，秦步歌的目光仿佛亦被风吹动，突然一闪。

也很突然的，他霍地举杯，将杯中冷酒一下尽倒进嘴里。

冷酒刀一样插入他的咽喉，他的眼睛陡然亮起来，手一挥，“叮当”将杯掷碎在地上，再摆手道：“你们可以动手了。”

那些黑衣人没有理会，秦步歌目光一转，落在那个白衣人面上：“独孤无乐，他们是不是在等你的命令。”

白衣人一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
“请——”

独孤无乐还是没有下命令，上上下下打量了秦步歌一遍：“人人都说你是条好汉，今夜看来，果然不错。”

“不必多说废话。”

独孤无乐还要说：“水仙的事本来与你无关，可惜你人在这里。”

“那件事她已经清楚告诉我。”

“告诉与否并不是问题。”

秦步歌目光一寒一扫：“你将这百花院的人怎样了？”

“那件事水仙既然已告诉你，我们的行事作风，你应该比水仙更清楚。”独孤无乐转问旁边那个黑衣人：“今夜这里本来一共有多少个活人？”

“一百八十七个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独孤无乐再问。

“只剩两个了。”黑衣人目光落在秦步歌和水仙的身上。

水仙面无人色，秦步歌倒抽了一口冷气：“好狠！”

独孤无乐忽然道：“给他那锦盒。”

旁边那个捧着紫金鼎的白衣童子立即纵身掠入楼中，将腰间的那个锦盒解下，放在那张雕螭桌子上。

他看似不将秦步歌放在心上，可是，将锦盒放下时候，眼睛还是盯稳了秦步歌。

“放心——”秦步歌忽然一笑。“现在我绝不会杀你。”

白衣童子闷哼一声，将锦盒揭开，倒翻回去。

独孤无乐即时道：“他还是一个童子，胆子难免小一些。”

“我看已不小的了。”秦步歌目光落在锦盒内。

腥红的垫子上放着一只断手。

是左手，中指上套着一只有一个骷髅头的玉指环，刻工精细，栩栩如生。

那只断手的血已流尽，呈现出一种死鱼肉也似的惨白色。

水仙忍不住亦看了一眼，一看之下，脱口一声惊呼。

秦步歌抱得水仙更紧，冷笑：“是祖尚的手？”

“你应该认得出那颗玉骷髅。”独孤无乐重重的一顿。
“祖尚立过不少功，是个很有用的人，但犯了戒条，还是要接受惩戒。”

秦步歌连声冷笑：“比起百花院的人命，一只断手又算得什么？”

独孤无乐点头：“虽然算不了什么，在水仙也应该瞑目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水仙只是说出这个字便已说不下去。

秦步歌一皱眉，忽然道：“好象这样的一个小孩子，你们也害怕？”

独孤无乐一笑：“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”

“难怪你们的底细，一直都那么秘密了。”

“知道的外人，以我所知，还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。”
独孤无乐又是一笑。“你们当然不会例外。”

他的笑容与语声同样阴沉。

秦步歌还未答话，水仙已望着他哀声道：“秦爷，你不必为我求情。”

“我不能不承认方才说的都是废话。”秦步歌伸手轻抚水仙的秀发。

“只是连累了秦爷……”水仙的眼泪流下。

“傻孩子——”秦步歌目光再转，语声一沉。“飘香一剑侠名满江湖，想不到原来是这么样一个人。”

“盗名欺世之辈，岂非多得很。”独孤无乐右手一伸。
“剑！”

捧剑童子忙将剑送上。

独孤无乐手一落，“呛”一声拔剑出鞘。

那支剑虽然以檀木为鞘，剑锋都是精钢打就，寒光夺目。

秦步歌目光落在剑上：“好剑，只不知剑术是否如传言一样？”

“你也许有机会知道。”独孤无乐倏的屈指一弹，“噙”的弹出一声龙吟。

百数十条相连着铁钩的铁链立时四方八面向楼中飞进去！

水仙惊呼，秦步歌暴喝，猛一脚将那张雕螭桌子踢

起来！

桌子迎向飞来的铁钩，也迅速在铁钩下粉碎。

秦步歌接将水仙推到床上，双手一探，抄住了两张椅子，上下飞舞，挡住了其他铁钩。

一枝枝铁钩被震开，双手乱抓，“铮铮铮”的各抄住了三枝铁钩，往后一夺！

惊呼声中，除了一个黑衣人及时将手松开，其他五个都连人带钩链被他拉得飞了进来！

秦步歌立即迎前，双拳齐出，“蓬蓬”两声痛击在两个黑衣人的胸膛上。

那两个黑衣人的胸膛立即塌了下去，身子都飞了起来，倒飞出楼外！

秦步歌翻身接一脚将另一个黑衣人踢上屋顶，撞碎承尘，再一个翻身，怒雕一样双手一探，劈胸将其他两人抓住举起来。这时候十多个黑衣人已然弃钩挥刀，分从不同的方向冲进，乱刀疾砍了下去！

秦步歌双手疾将抓住的那两个黑衣人推了过去，刀光血影中揉身扑上。

那些黑衣人视而不见，将撞上来的同伴以刀撞开，再刀斩秦步歌。

更多的黑衣人紧接杀进来，一声也不发，手中刀从不同的角度斩向秦步歌的要害，他们毫无疑问都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出刀既快且狠。

秦步歌的刀更快，那些黑衣人连他什么时候拔刀也看不出来，“刷刷”的已经有两个被他立斩刀下！

匹练也似的刀光接抹进另一个黑衣人的咽喉，秦步歌一声叱喝，连人带刀倒飞而回，凌空一刀将扑向水仙的一个黑衣人斩杀，再一个盘膝，挡开了随后劈来的七刀！

那些黑衣人知道秦步歌的弱点所在，立时分成了两批，一批缠住秦步歌，一批向水仙袭击。

秦步歌要兼顾水仙，不由手忙脚乱。

水仙看得很清楚，也知道眼前是怎样的一种形势，她本来很恐惧，现在却已被愤怒代替，颤抖着突然道：“秦爷，不要管我，你走，快走！”

“要走早就走了，水仙，秦步歌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！”秦步歌笑着说，又将两人斩杀刀下。

“我知道秦爷不是，但秦爷若是死在这里，又还有谁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总会知道的——”秦步歌大笑。“天地间根本就没有永久的秘密。”

水仙叹了一口气，突然疾扑了出去，扑入刀光中，秦步歌连拉都拉不住，惊呼未绝，水仙已经被乱刀斩杀。

血激溅，秦步歌的眼睛亦红了起来，嘶声大喊，挥刀冲前！

刀光闪电般飞射，到他的叫声停下，周围十三个黑

衣人无一幸免，尽被他斩杀刀下！

他身上亦挨了几刀，鲜血湿透衣衫，汗流披面，突然又大笑。“独孤无乐，还是你亲自动手的好。”

“快刀秦步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独孤无乐冷冷的一笑，顾长的身子飏的射出，人与剑合成一道飞虹射入楼中！

秦步歌的身形同时展开，却不是迎向独孤无乐，是一旁疾窜了出去。

“砰砰”的两个要阻截的黑衣人被他以刀柄手肘撞飞，他翻身从一条柱子旁边掠过，探手将散落在那里的那只戴着骷髅指环的断手拾起来。

两柄长刀迅速左右斩至，秦步歌挡一刀，闪一刀，旋身飞脚，将那两个黑衣人踢向追上来的独孤无乐。

独孤无乐视如不见，两个黑衣人迎上他，立即被撞飞。

他的剑势却未绝，追刺秦步歌。

十三柄长刀同时拦住了秦步歌的去路，秦步歌一刀盘旋，接下十三刀，已嗅到一阵淡淡的檀香味，他想也不想，矮身横窜向楼外。

独孤无乐的剑裂衣而过，接连三剑，秦步歌整个后背都露了出来。

秦步歌再一窜，一转，转进了一条柱子后，独孤无乐接来的一剑眼看就要刺在柱子上，却就在那一刹那停下来，停在柱子前两分不到之处。

这个人的剑术无疑已到了登峰造极，收发随意的地步。

他没有追前，突然冷笑：“在我的面前，你难道就只懂得逃命？”

“应该逃命的时候，我就只懂得逃命！”

独孤无乐同时拔起，一拔两丈，突然出剑，夺的刺入那条柱子。

剑穿柱而过，间发之差，秦步歌身形一翻，凌空伸手，正好搭上飞檐，顺势一缩，窜上瓦面。

独孤无乐一脚即时蹬在柱子上，身形鹰的倒飞，剑拔出，“哗啦”一声，连人带剑撞碎一片瓦面，射了出去！

秦步歌方掠上瓦面，前面一丈不到的瓦面就飞裂，独孤无乐在瓦砾纷飞中冒了出来。

他的刀急削向前去，削出是一刀，削到独孤无乐身前，已变成十二刀。

独孤无乐人剑腾空一翻再翻，连闪十二刀，檀香飘风中，一剑回刺入空门，直迫秦步歌咽喉。

秦步歌大惊，斜退丈八，仍然摆脱不了那一剑，身形急一缩，滚下瓦面，手一探，凌空悬在飞檐上。

七枝铁钩曳着链子连随就向他飞来。

独孤无乐剑住下一划，那一片瓦面迅速断下，秦步歌的身形几乎同时离开飞檐，从钩链之中飞过，疾荡了出去。